



九月，我打美人樹下經過，小山坡上一排路樹，桃紅郁烈，企舉向天。榮耀華茂，扮戲一樣，美人樹胭脂燦艷，一路喜慶似的喧鬧過去，如此充沛，一眼看去彷彿好日子都在眼前，再也無需遠路。

其實不是只有春天，任何季節都有蠢蠢欲動的綺麗。秋陽烈烈，火樹紅花，隱隱的埋伏，顏彩在暗藏的不知的某個角落，嘩嘩然似海濤喧騰澎湃湧起，綠樹春花，繁華幾多，離合若夢，美人樹艷若如此，紅妝舞榭，頂好拿來消磨意志。

曹子建洛神賦裡的美人，肩若削成，腰如約素，延頸秀項，飄飄若流風迴雪。美人樹不這樣。美人樹的生命熱切當前，具體的活在熾熱之中。濃烈若此，美人樹著實粉色

【植物與心靈的對話】

美人樹

文——凌拂 攝影——呂勝田

胭脂，做爲路樹，秋陽艷艷下，像築一方野台，觀一場野戲一樣，戲台上的美人濃眼、紅頰、艷唇，把脂粉悉數散與大眾。桃紅襯著艷藍，對比的濃麗一點也不猶豫，顏彩熱鬧，俗世的艷麗繁華永遠打不敗似的，旺盛、飽滿，頂適合生活。

九月，我打美人樹下經過，相對於冷然安寂的內在，世界，只惋惜歲序暗裡流轉，人間多少事，看到的時候其實都早就在暗裡飽蓄多時了。秋聲、秋色，晴空艷藍，紅花灼灼乍然驚起一片，我打從美人樹下敬惜走過，桃紅滿目，人在秋色燦艷之中，衣襟都是喜色，只是那最不像我，涼涼的深秋，在撩撥我另一種清遠的蘆荻野煙。